

明末义士叶尚高作品解读

孙良同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明亡之际, 烈臣义士纷出, 叶尚高即其一。其传世作品不多, 但篇篇俱是风云激荡时代作者心态的真实记录。通过解读这些作品, 我们可以考察下层文人在国破君亡之时的人生价值取向, 从而为理解中国士子与社会及时代的关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 叶尚高; 明代; 文人;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3-0013-04

明亡之际, 浙江有众多诸生投笔从戎, 成为抗清的中坚力量, 如《海东逸史》中记述的张梦锡、王家勤、汪涵等, 他们疾走狂呼, 慷慨赴死, 其忠义气节为后人所景仰。叶尚高也是抗清斗争中的一个义士, 但与这些投笔从戎者不同, 叶尚高选择了文人特有的斗争方式。

叶尚高(1607-1647), 一作尚皋, 字而立(一作而栗), 一字天章。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城区)人, 一云乐清人。其事迹在黄宗羲《海外恸哭记》^[1]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2]中均有简要记述。

《静志居诗话》说“而立诗无存, 市上所赋, 特游戏耳”, 也许是朱彝尊身处清朝, 多所避忌, 也许是当时确实没有看到叶尚高作品。今天我们有幸读到更多叶尚高的诗文, 通过这些作品, 可以对其事迹以及思想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一

《叶义士遗集》^①共收录叶尚高文5篇, 诗31首。其主导思想是反抗满清侵略与统治。《自叙》可以看作是叶尚高思想及活动的个人总结。我们首先结合《自叙》将他的主要事迹加以梳理。

叶尚高首次对抗清军是丙戌年(1646)七月十五日, 当时清军(叶称之为“鞑子”)从北门入, “余手木棍大喊, 戎马旁分, 从中踊跃而走。”第二件事是“慕邹庠友之高义而从诸水滨”, 即试图像邹维则那样投水自尽。经历过两次死亡考验, 叶尚高居然大命不死。经过思考, 叶尚高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 “与其自经于沟渎, 何如托之佯狂, 以嬉笑为怒骂, 使乱臣失色, 贼子寒心。”“故或赋诗以见志, 或托物以寄情, 或击柝于中宵, 或持铎于长夜, 无非提醒斯世, 使人类不啻禽兽耳!”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浸假而颇为之破, 浸假而肱为之折, 浸假而目为之抉, 浸假而顶踵肢体悉为之损伤, 滨于死者数四矣”。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尊孔, 规定仲春、仲秋上丁为祭孔之日。丁亥(1647)二月, 叶尚高借祭孔之机, 将他的“托之佯狂, 以嬉笑为怒骂”发挥到极致。倘当作一场戏看, 可谓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直接交锋, 情节曲折, 高潮迭起, 将叶尚高的满腔豪情与高超辩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收稿日期: 2006-09-05

作者简介: 孙良同(1970-), 男, 河北阜城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古代文学

① 详见: 陈光熙. 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271-280. 本文引录的叶尚高诗文均出自该集.

时有伪太守朱从义，乃乙（脱三字）朱之藩子也。余服先朝冠带，手持祭文以见，诚耻之。义厉声曰：“尔纱帽从何而来？”余应曰：“纱帽乃明朝之纱帽，尔岂未曾戴耶？尔即未戴，今先尊戴之已久，尔曷为不识其从来耶？”义又曰：“看汝祭章，即当斩首。”余应曰：“愿斩我头，悬诸学宫，以为不忠不孝者戒！”又有白丁陈圣武同知府事，此人性最虺险，毒逾豺狼，遂剥我衣冠，以铁索扣炼，发下张县官剃我头发。

顺治初年满清政府强行推广薙发易服令。为对抗此令，汉族士子有的剃度为僧，有的为留发而断头。叶尚高则不仅“幅巾大袖行于市”，而且在被执后，赋诗曰：“北风袖大惹寒凉，恼乱温州刺史肠。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裂大袖》）。其他如《故家纱帽》、《清朝服式》、《满洲帽》、《答鞑子戏己衣冠》等亦是针对变易服饰所作。其中既有对明朝服饰的眷恋，也有对清朝服饰的嘲笑，如“昨宵顾影还相吊，疑似江干新沐猴”（《清朝服式》）。

上丁祭孔，叶尚高与太守朱从义可谓短兵相接。朱之藩盖为朱之蕃之误，朱之蕃乃万历二十三年（1605）乙未科状元。选择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对手来斗争，足见此次行动叶尚高是经过冷静思考的。

叶尚高所作《祭文》在《叶义士遗集》中有收录，字字铿锵，掷地有声。无怪乎太守朱从义说：“看汝祭章，即当斩首。”经过舌剑唇枪一番交锋，朱从义已羞愧无地，“性最虺险，毒逾豺狼”的陈圣武居然动手剥叶的衣服，并交张县官剃叶的头发。这个张县官与叶尚高本有宿怨，“时县官苛征马料、牛角，余尝作诗以贻之，谅亦未能释然于心。”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这两首诗：

县令三番催草菅，寒儒供应实艰难。
可怜昨夜还为被，和泪拖来到马栏。
一分里役十分贫，那得田间草百斤！
为得上供宁废寝，哀哉马壮小民羸！

这两首诗将县官的催逼与寒儒的艰难进行了对比，对于强征马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今天被交到此人手中，恰似“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陈圣武在上司面前的阿谀及其险诈用心被刻画得毫发无遗。

叶尚高对自己将被宰割凌辱的状况比较清楚，但他丝毫没有妥协。

张曰：“汝本高才，何苦乃尔？况一朝有一朝之制度，所戴纱帽，岂尧舜以来便是耶？”余应曰：“尧舜以来虽无纱帽，亦未闻被发左衽也。”张又曰：“汝既读书，岂不闻‘素夷狄行乎夷狄’？”余曰：“今日余不知素夷狄，但知行贫贱，‘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张曰：“上台命我剃尔头发。”余曰：“此头可断，发必不可剃。”乃令左右力持而剪之。

张县官意图以“高才”之誉软化叶尚高的斗志，叶尚高应对自如，并抓住时机奋力反击，县官的诡计不能得逞，只好靠强制手段逼迫叶尚高就范。

接下来等待叶尚高的还有许多未知的考验。第二天，兵道陈鹏举将叶尚高押至城隍庙会审。陈鹏举本是明朝降臣，在明为官十五年之久。在陈鹏举面前，叶尚高表现的大义凛然，“正其衣冠，衰然而入，蹲踞而坐。”对这种蔑视，陈鹏举恼羞成怒。

举问余曰：“何不下跪？”余曰：“我先朝遗民，岂屈折于尔辈乎？”举又曰：“城隍在上，尔亦当跪。”余曰：“明有礼乐而后幽有鬼神。今日何城隍之有？”举曰：“尔何故若是狂悖？”余曰：“我闻衣冠文物，禀之先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今也灭先王之旧制，毁父母之遗体，盖实有不安于心耳！”举曰：“汝先朝为何官，戴此纱帽？”余曰：“吾未尝为官，尚知有君父，况受朝廷之高爵厚禄者哉？”举甚恚，喝皂隶加刑焉。余曰：“士可杀，不可辱。”解衣令其绑杀。

对叶尚高如虹的气势、机智的辩驳，陈鹏举也是无计可施，只能是打板子、关监狱。

三番受审就如三场战斗，无论是道义上还是气势上，叶尚高都是胜利者。

叶尚高的自尽也是其斗争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文人，当国破君亡之时，选择端阳自尽，无疑是以屈原为榜样。其《端阳绝命》诗云：

国破君亡身毁伤，凄凄风雨届端阳。
未吞蒲酒肠先断，不浴兰汤骨已香。
自分此生全节义，岂甘卑膝事戎羌。
今朝大笑归泉下，屈子《离骚》应复贻。

叶尚高的凛然正气与灵活机智的斗争方式在他的反抗与牺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个有忠心、有胆识的叶尚高穿越历史的尘封向我们昂然走来。

二

叶尚高的这种牺牲是否属于愚忠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作过多纠缠，仅从特定时代其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设计上加以简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对抗满清的过程中，叶尚高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的做法，他的死也充满了浓重的文化意味。叶尚高的斗争与牺牲不是对一次战斗的计划，而是对自己人生价值取向的一次确认。那么是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使得叶尚高有着如此强烈的战斗激情呢？我们可以借助其诗文进一步探究他思想深处的奥秘。

叶尚高家境贫寒，以至于祖、父、母三丧停暴。毋庸置疑，倘使明朝不亡，叶尚高自然也是祈求通过科举跻身仕途，以改变自身的卑微及家庭的贫苦，而残酷的现实却把他从考场推向战场，他勇于牺牲的精神及特有的斗争方式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叶尚高对明代历史的理想建构。叶尚高清楚“君有失德，而后民有离心；民有离心，而后国有祸乱”乃“千古必然之理”，但倘以此理推论，“君有失德”的结论必然会使他在抗争的途中彷徨犹豫。作为一个下层文人，叶尚高也许并不清楚明代君主的昏庸和暴戾，其理想的大厦是建构在观念中的历史上的，“现实至于今则不然。我太祖高皇帝以仁圣之德，兼智勇之姿，迅扫胡元，统一海宇，几三百年。其间哲后英君，代相承武，衣冠文物，彬郁自如，天下号长治焉。”有了这样的布景与灯光，现实的舞台上才有他表演的激情。“读古圣贤书”获得的道义良知与“君亲恩如天”（《清夜思》）前提下的人生定位相辅相成，使得叶尚高对于“闯贼发难”、“鞑虏”“篡逆”必然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甚至于“捐躯复何难，安得如蝉蜕”（《松竹梅赞》）。

其次，对唤起民众的强烈渴望。叶尚高的理想不是纯粹的个人奋斗与个人牺牲，他也渴望着唤起民众。比如在《木铎铭》中他这样写道：

木铎木铎，性坚质朴。口必似金，舌取其缩。先知后知，先觉后觉。不动声色，化民成俗。

但是在天翻地覆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动荡，各种威胁存在于人们身边，“日闯鬼门关，夜游罗刹国。”（《续正气歌步文丞相原韵》）期待“不动声色，化民成俗”谈何容易！而国难当头，民众的奋起又多么重要。于是他就以激烈的举动与言辞将自己化身为木铎，为理想为道义献身以唤醒民众。

此外，叶尚高独特的个性也在他的斗争与牺牲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在《松竹梅赞》中他以柳絮自况，“狂”气十足。遭逢社会动荡，恰如柳絮遇狂风，其个性张扬的一面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颠赞》开篇即道“人人笑我颠，颠本吾家传”，并对父兄弟妹妻女各自的颠态加以描绘。而且，“颠岂吾家独，古人自昔然。或以颠而圣，或以颠而贤。伯夷耽清癖，登彼首阳巅。亦有毕吏部，盗饮卧缸边。斗酒诗盈百，豪哉李谪仙。东方滑稽口，放诞天子前。张旭名草圣，濡毫

染云烟。元章得佳号，千古称米颠。”举凡历史上不容于流俗之人，皆被以颠名，而叶氏一族恰能继此德且发扬广大，“颠来饥可饱，颠来病可痊。颠来志愈壮，颠来心益坚。天步已如此，自经殊可怜。吾躬久弗（疑为拂字）乱，世态凉且炎。壮（疑为庄字）生梦蝴蝶，望帝啼春鹃。余亦风流客，栩栩复嘒嘒。颠能颠入地，颠能颠上天。不颠不上下，颠名我独专。”

面对民众的冷漠，叶尚高的愤懑堪与屈原相比。屈原行吟泽畔之际，高歌“举世皆浊吾独清，举世皆醉吾独醒”，而身处社会底层的叶尚高，对世态炎凉感触尤深，遭逢离乱，人心惟危，终日怵然者放眼皆是，高歌狂呼者独我一人。叶尚高是忠贞的义士，但他更是孤独的斗士，在《举世歌》中他发出这样的感叹：

举世皆是吾独错，举世皆清吾独浊。举世皆圣吾独狂，举世皆善吾独恶。举世皆智吾独愚，举世皆荣吾独辱。举世皆公吾独私，举世皆直吾独曲。举世皆正吾独偏，举世皆厚吾独薄。举世皆醒吾独醺，举世皆庄吾独谑。举世皆满吾独空，举世皆僧吾独俗。举世皆聪吾独聋，举世皆明吾独瞎。举世明兮明不明，吾独错兮错不错！

真情至性也是叶尚高性格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叶义士遗集》中有一些追怀烈士之作，如《祭王圣木先生文》、《挽邹维则先生》、《续正气歌步文丞相原韵》、《孤屿吊文信国、卓忠贞二公》、《哭王圣木公和韵》等，某种程度上这些烈士的情操也鼓舞着叶尚高选择昂扬的战斗的人生。

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叶尚高的诗文是他战斗的武器，是他忠烈之魂的寄托，字字血泪，无一闲适之语。徐复观先生曾将中国文学大致分为三个类型，即由感动而来的文学、由兴趣而来的文学和由思维而来的文学。^[3]叶尚高的作品是由感动而来的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叶尚高的形象也借此得以具体呈现，他的作品和他的行为融为一体，处处显露出反抗的锋芒。他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现如同一幕高亢激昂的大剧不断启示后世文人去思考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战斗、如何牺牲。

参考文献

- [1]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第二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219.
- [2] 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644.
- [3] 徐复观. 中国文学精神[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80.

Unscramble Ye Shanggao's Works

SUN Liangt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34)

Abstract: When the Ming dynasty broke up, Ye Shanggao was one of those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for the nation. All of his numbered works are portraiture of his inner feelings in the turbulent era. By unscrambling these works,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life philosophy of the lower-class intellectuals' when the nation was in jeopardy, an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times in which they were.

Key words: Ye Shanggao; Ming dynasty; Intellectuals; Life philosophy

(编辑: 陈增杰)